《云南契丹后裔研究》评介

○孟 克

内蒙社科院孟志东先生所著的《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具有的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主要显示在如下几个问题上。

一、契丹后裔的去向

十二世纪初叶，契丹族被女真族推下了历史舞台。但是当时契丹族的成员们不可能被斩杀或伤亡殆尽。那么他们分别落籍在什么地方呢？这就需要学者们研究回答。

我国著名的宋史专家，该书序一作者陈智超先生写道："从明朝开始，契丹族在我国历史文献的记载中消失了。契丹族并未遭到种族绝灭或清洗，他们的后人到哪里去了呢？这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迷。多年以来，一些学者试图解开这个迷。如老一辈的辽金史学者陈述即曾提出：'辽亡以后的契丹，除了溶合于蒙古、汉人和其他各族……外，直接承袭并保存契丹传统最多的即达斡尔人。'而孟志东（莫日根迪）先生的《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则是有关这个问题的新研究成果。……过去的研究者，一般在契丹族原来所在的北方寻找他们的后裔，而本书则从元朝时派往云南的契丹族将士中寻找他们的后人。……本书的出版，为寻找契丹后裔提供了新思路。"

该书提出了契丹人的六大流向说：

(1) 流向于金国女真族说，其中分有三种人：一是辽亡前夕投附者，二是辽金交战中被迫投降者，三是追击战中被俘者。(2) 流向于宋朝汉族说。主要有三种人：一为随耶律窝斡举以独立义旗而失败者，二为被全国调遣在长城以南地区屯田者，三为参加伐宋战役中投降或被俘者。(3) 流向于高丽国朝鲜族说，他们主要是被蒙古军击败后东走高丽而收回时留在那里的原耶律留哥属部的四万余人。(4) 流向于西夏国党项族说。他们主要是燕云地区的官民，为避金国调集大军竭力捕杀参与耶律余睹谋反的同党，亡入了夏国。(5) 流向于回鹘等族说。他们主是耶律大石所率部众和十一世纪初叶即已迁居东黑韩王朝境内的数万契丹人。(6) 流向于蒙古帝国蒙古族说。主要分为这么两部分人：一是叛金起义者，二是未肯附金者。接踵投附成吉思汗的契丹人为数最多。落籍云南的契丹后裔的忙古带，其曾祖耶律秃花便是叛金率众归附成吉思汗的。

很显然，辽亡后的历史岁月里，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契丹人主要朝着以上六个方向分流的。掌握契丹人的六大流向情况，这对契丹史学界今后研究契丹后裔和民族融合问题等方面，将起到促成共识的作用。

二、解决了契丹语言的归属等问题

在历史上契丹人所操的语言属于何一语系和语族呢？对此问题，中外语言学家们由于契丹语言材料极其匮乏，尚未作过肯定性的回答和结论。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情况呢？孟先生指出的四个方面的原因及其后果，无不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在理。为了探索上述问题的答案，他在云南进行契丹后裔调查期间，始终把记取其语言材料列为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在该书第五章中，作者从词类角度研究了所录契丹语词汇的变化类型，并与达斡尔语、蒙古语汇作了比较研究。

在调查中所获的契丹语词汇，虽然不能说是很丰富的，但其数量相当可观。从契丹后裔那里记得这些词汇，在中国尚属首次，无疑是极为珍贵的语言材料。它在语言研究领域中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仅就两个方面简述其学术价值和意义。(1)过去对于契丹语言，中外语言学专家们基本上持以两种观点：有的认为似应属于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的索伦语，尤其早期的西方学者，大都以为契丹语言属于通古斯语系；有的认为好象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族语言，这是猜度性的看法。根据从云南调查到的契丹语词资料，现在完全可以作出肯定性的正确的结论：契丹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从而结束长期以来在契丹语归属问题上悬而未决的不同见解。(2)将从云南调查所获的契丹语词汇进行比较研究后，即可发现这些词汇中既有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相同相近的特点，又有与蒙古语不同的却和达斡尔语相同的特点。我认为这两个特点的意义是重大的：前者一方面反映了三者均属于蒙古语族语言的问题，另一方面说明了三者在族源上古代是同源关系；而其后者则反映了契丹语与达斡尔语二者的更为亲近的同一语支问题，同时揭示了古代在族源上达斡尔人与蒙古人曾有的同源异流关系。契丹语与达斡尔语相同的成分多于蒙古语事实，不仅启示了应将达斡尔语归属于契丹语支（过去有的人认为达斡尔语属于蒙古语的方言之一），而且从语言材料上进一步证实了达斡尔族为契丹后裔说的正确性。

三、纠正了识用契丹字下限问题上的错误结论

研究契丹文学的学者们，无不知晓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契丹人，建立了辽王朝之后，为适应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其政治和军事统治地位，先后创制过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从而在中国北方民族文学史上居以鼻祖地位。

《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的作者与其调查组成员，在野外考查期间，从契丹后裔碑刻和残石上发现 20 个契丹小字，从元代施甸长官司遗址出土文物上发现 1 个契丹小字，该书序二作者刘先生写道："孟先生专著中所揭示的一些碑刻上的文字，确确实实地是地地道道的契丹文字，是两种契丹文字中的契丹小字。"

在云南发现的契丹小字，不但是从文字学角度说明那里实有契丹后裔的铁证，而且向史学界表明了一个很重要的史实，即在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统率下，随往大理国的契丹族文武将士中，确有能够识用本民族文字者，他们世代相传，直到清代道光年间。

以博学名世的清代大学者钱大昕，因将《郎君行记》碑上的契丹小字误为女真字，一些学者就下过"可见清代已无人再识契丹字了"的断言。1985 年出版的《契丹小字研究》一书，写道："由于终辽一代，战火不断等原因，致使本来就不普及的契丹字很快即湮灭于世，到了元代，懂得契丹文字的人已甚为罕见。……从现存史料可以看出，至少到了明代，世间对契丹文字的面目皆已遗忘，明清以降，契丹文字已成为一种无人可识的死文字了。"1986 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也认为：金章宗明昌二年 1191 '诏罢契丹字'。从创制到废止，先后共作用二、三百年，随着哈剌契丹（亦称黑契丹）建立的西辽（1124—1211）灭亡，终于成了死文字。"

从时代上看，在明代云南契丹人碑刻上出现的契丹小字，最晚的在天启元年（1612 年）在清代云南契丹人碑刻上出现的契丹小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字，最晚的在道光癸卯年 (1843 年)。由此可见，这一发现的史实，说明了上述断言和结论是错误的。不言而喻，学者们对于往世很多问题所作的结论，无不以见到的史料为依据。随着史料的新发现，需要纠正有关方面的错误结论，这也是尊重事实的治学态度。

四、澄清了搞乱民族史的三大问题

作者为了如实地反映云南契丹后裔的简史，对于某些族谱碑文，调查报告存在的问题，以拨乱反正和排除一切不实之辞的精神，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澄清工作。将其情况简介于下。

(1) 关于阿育王问题。

孟先生对于《辽史》，明代嘉靖年间所撰《大理府志》、清代康熙年间所修《永昌府志》、范石湖著《吴船录》等书的有关记载，详加研究后，得出了这样的正确结论：出现于滇西南契丹后裔某些族谱和碑文上的阿育王，不是北方辽国皇族之后裔（辽国宗室无此阿育者），而是古代印度国统治大理、永昌二郡的阿育王。进而又以四点考证依据，认为某些族谱和碑文上所写的阿育王、阿必怜、阿迁三人，也不是与《宋史》对西南夷记载中出现的丑德将军阿育、将军卑郎、都蛮王并安远将军阿遵三人。

(2) 关于本人和蒲人问题。

作者对诸如〔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南中志》、〔唐〕樊绰所修《蛮书》第史籍记载，作一番潜心研究后指出，在云南真正的本人和蒲人，应是古书上所称的作为“百濮”后裔的当今布朗族、佤族的人们，他们自称本人和蒲人是有道理的。一部分契丹后裔也自称是本人或本族，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即曾遭到明朝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于是违心地宣称自己也是本人了。后来的修史者，对他们的族属问题不作调查研究，导致了长达五百余年的以讹传讹。孟先生坦率地指出：收入于《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1986 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施甸县本人（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施甸蒲满人（布朗族）社会文化调查》，不仅把那里的契丹后裔们硬要说成是“古代史书所称蒲人（蒲满）的后裔”，“元明时期蒲人的后裔，”而且把明明写有吾祖姓耶律氏名阿保机的族谱、刻有契丹小字的碑志等，都列为布朗族的史料附件公布于世了。这种张冠李戴的结论和自欺欺人的行为，完全是服务于把契丹后裔设法划归布朗族意图的。

(3) 关于祖先原籍问题。

该书作者指出，以往云南契丹后裔所立墓碑和所修族谱，对于祖先或始祖原籍的记载，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而其错误的记载，均为故意更改，例如：南京应天府上元县之说，金陵人氏之说，司蒲人氏之说等。经与史事核对研究，证实这些纯属个别文人编造的假原籍假历史。为何要篡改祖先原籍和编造史迹呢？明朝平定云南后，随着实行“改土归流”等政策，曾在故元任较高官职的很多契丹后裔，尽被降用或减少，原有的权势也就缩小了。对此不满的契丹后裔们，不但采取过长达约一百二十年的拒纳皇粮，课税的行动，而且与明军交过战，遭到镇压，流亡四方。后来官府招安他们，并任为等级较低的官员，但其为数甚少，鉴于这种时代背景，个别文人或官吏，便更改了祖先或始祖的原籍，甚至把自己说成是汉唐时代从明太祖奋起之地南征来滇的汉族后裔，以图达到享有同汉族官吏一样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目的。

总而言之，根据线索，发现和调查研究七百多年前落籍云南的契丹后裔，这是为契丹史学界填补了一个空白的课题。《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考证严谨，立论新颖，辨析精辟，资料翔实，堪称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作出了可喜的新贡献。因此，尤其是致力于契丹史、契丹语和契丹小字的研究者，更需要阅读这部学术著作。

(作者单位：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